

豫

章

焚

書

第七册

兵

點

卯冬月葉
于幸昌禔廬

兵跡目錄

卷一

歷代編

卷二

將體編

將物編

卷三

將歌編

卷四

將能編

卷五

將効編

卷六

華境編

卷七

華人編

卷八

土夷編

卷九

島夷編

卷十

近國編

卷十一

遠邦編

卷十二

邊塞編

兵跡卷一

甯都魏 禧凝叔編輯

歷代編

太古之世民物友處無有妍傷之心迨後機智漸生
茹血衣皮獸有爪牙角尾之利民因剝材木以相拒
觸民物相擾而有武矣又聞喜曰聖人師戰螳制兵
伏羲 伏羲氏造干戈以飾武此干戈之始也仰觀
積卒制五營九軍而營陣興矣

神農 神農伐補遂國大戰克之而征伐起矣

黃帝 黃帝習用干戈教熊羆貔貅羆虎六獸之能

戰者與榆罔戰于阪泉三戰然後得其志而有獸戰
蚩尤好兵喜亂造刀戟大弩暴虐天下而有刀戟大
弩戰帝命揮作弓夷牟作矢而有弓矢戰與蚩尤戰
于涿鹿蚩尤作大霧迷軍士帝復作指南車以辨四
方擒蚩尤戮之而有霧戰車戰矣帝內行刀鋸外用
甲兵制陣法設麾旗命岐伯作鼓吹爲軍中警衛作
鏡角爲號令限度作鞀鼓以當雷霆鑄銅鉦以擬雷
聲以師兵爲營衛至是而兵戰備

顓頊 卽高陽氏也太史公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
戰以定火炎顓頊有共工之陣共工主水官也少昊

金天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木主火者因水害也

帝嚳 共工不職初與女媧氏較卒再與祝融氏戰至帝嚳之世復行亂象故云共工亂象高辛行師又曰高辛有熊泉之役

唐 堯伐叢支胥傲驩兜宗賡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又伐之又云堯有丹水之師水衝爲患命鯀濬治築堤爲城以禦水衝城守起矣又益烈山澤而生火攻禹驅龍蛇而生水戰

虞 有苗昏迷不恭舜命禹征誓曰一乃心力其克

有勳后班師舞干羽兩階用文德克苗是攻心法也
夏 處士東鬼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軍強者
攻弱者守敵戰攻守蓋禹始之也復有共工之伐至
啓大戰于甘伐有扈曰左攻左右攻右御以正而車
戰著至帝相復征之不勝曰德之不厚教之不修也
仍用攻心法班師隱神期月而有扈服義和廢職仲
康命亂侯征之刻期候法整宥脅從法仁重威克法
嚴至是而兵法詳及少康以二斟餘燼滅湜滅澆滅
豷復禹舊績中興之始見也彼桀恃其力伸鈎索鐵
伐蒙山獲妹喜亡國雖有力能戰而女禍肇矣

商 湯十一征而無敵主仁義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或謂乃伐楚地苗民又曰係北方匈奴言伐鬼方者能深入險地三年克者能持久而勝也紂力格猛獸率旅若林而以不德用多宜其倒戈崩焉

周 周自季歷伐始呼之戎伐翳徒帝乙嘉其功而錫侯文王伐邢伐崇伐密須治不義以大主威使後世無不職臣宣王便尹吉甫伐玁狁用薄爲千古禦戎上策而其戰法則武王伐殷曰革車三百步伐止齊不紊其兵制則立賦邱之法八家爲井十六井爲邱四邱爲甸共五百一十二家出戎馬四匹牛十二

頭輕車一甲士三人中主御左射右刺步卒七十二人副戰補替重車一炊子十人守裝五人樵汲五人廩養五人合二車共百人謂之一乘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百二十五乘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從車兵從邱車戰而賦甲于邱而軍兵名焉于鄉遂封溝藉其人民簡其兵衆教之伏獵賦法詳農戰興矣輕車卽革車兵車也重車載衣甲器械糧草也輕車出戰重車營守而戰守分矣周公征四國穆王征徐戎大戎尹吉甫征玁狁召虎征淮夷大率循此春秋自平王轍東十八世天子擁虛名征伐一出

于諸侯桓文尊攘秦穆楚莊宋襄爭霸方伯連帥而
有伯戰猶貳而執服而舍交質交盟重辭令尙兵聲
師以義動者勝恥爲城下盟至齊內政晉州兵魯邱
甲楚兩廣則各自爲制也

戰國 威烈之后七國爭戰不已吞併諸侯謂之戰
國尙游說縱橫捭闔虛疑恫喝甯越徐尙蘇秦杜赫
商鞅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
毅張儀通其意吳起孫臏帶陀倪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白起王翦制其兵又曰齊愍以技擊勝魏惠以
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又各自爲勝也

秦 秦襄作車陸駟鐵而兵始強孝公用商鞅嚴法而民勇公戰始皇虎例梟磔蠶食趙魏燕巧取齊拙取楚南取百越使蒙恬逐匈奴河南地築長城起臨洮荒遼東延袤萬里以遮胡爲千古憑守故曰強莫如秦

西漢 高帝善將將堅忍取勝百敗而得天下文帝備夷念李齊思頗牧按細柳匈奴三入三拒不窮兵出塞則非黷武景帝任智囊覆七國使反亟而禍小武帝好大喜功勤遠畧拓地萬里置都護戍已校尉輪轉寄治爲中國統夷狄之首至昭帝傅介子誘斬

樓蘭至宣帝馮奉世矯殺莎車趙充國擊破羌夷至
元帝甘延壽矯滅郅支咸能取勝夷狄以續武帝之
業故說者稱秦皇漢武

東漢 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小怯大奮被甲躍馬
以收天下卽修文景之術閉玉關謝西域偃兵修文
能動而亦能靜至明帝竇固開三十六國章帝威振
西域和帝以竇憲北擊匈奴出塞三千餘里討焉耆
納質五十餘國四萬里外皆重譯來朝自建武迄永
元齊民歲增土地世闢至桓帝用單超爲車騎將軍
乃肇宦者柄兵之禍然其時猶有張奐擊降左莫鞬

臺者破羌夷是漢之戰功在夷狄制夷狄者莫漢若
末漢昭烈信大義于天下反敵所爲所謂操以急
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然偏安一隅
進以戰退以守交權而拒操未能大展其志也

西晉 司馬懿用兵若神謀無再計拙以禦蜀智以
殺爽速以擒孟達緩以斬公孫文懿炎分道滅吳外
患雖絕戢州郡之干戈而武備單虛雜夷種于內地
而蛇虺居室故惠弱入王樹兵壞政五胡割裂劉聰
一寇天子囚執彼以爲漢撫夷狄而治之不知雜夷
種于內地其遺禍更烈也

東晉 元帝以胡患逼追白板江南賴有諸賢戮力
僅延典午爲中朝偏安之首明帝時峴遵養殄殲王
敦止自靖厥愆成帝用溫嶠陶侃討峻殺逸亦稍平
叛亂穆帝降漢人敗秦兵破姚襄于伊水修陵置戍
數十年中原淪滅是舉差強人意能重任桓溫故耳
苻堅大舉入寇幸安石公處分內舉得人用聞亂賊
草木風聲皆爲晉兵而夷再創矣晉書之職始終逼
夷以不行江統郭欽徙夷之論也

五代 江南承弊三百年來無攘夷之戰功開國者
雖能戰柄兵俱乘弱竊奪因循江左卽宋劉裕草澤

英雄生擒數天子亦未能稍撼拓跋迨隋文乃以北
併南混一天下突厥諸夷稽顙稱臣武功烈矣而場
過恃三伐高麗一幸啟民黷武太過王業隨隳則戰
功舉不足述彼韋檀韓賀諸將又安能奮其威武以
建不世之勳哉

前唐 唐之立戰制兵也效古寓農之法均天下之
田與民而又散田與兵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
十四悉募本地壯勇而給本地之田是爲府兵兵十
人爲火火有長五十人爲隊隊有正三百人爲團團
有校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總名

之曰折衝府悉隸諸衛宿衛者番上民年二十而選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官給馬值餘爲步兵器甲衣糧皆先有數自具輸之庫行則給之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朝以勅書契魚下都督郡府參合然後發之事已兵歸于田將還于衛故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兵之患其地有警卽發其四近之兵神速捷便而寡遠苦三代而下稱兵法之善者以唐府兵爲最也然借突厥兵將胡將開基知其利而忘其害遂處突厥于內地以番將代漢將精兵咸戍于北邊中國單虛致胡雛一發河

北皆失晉留三百年禍害不意唐以兩英主復蹈之也

後唐 肅宗返旆靈武再造郭李力也所失者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不自選授乃遣察軍士所欲立者因與旌節大阿倒授矣自是生殺予奪皆由軍士朝廷無與焉始也廢立軍帥在其手流及五季廢立天子任其意將士重而朝廷輕中雖英主間出力欲裁制德宗斬李崇義誅李惟岳憲宗任杜黃裳裴杜李愬擒劉闢執李筠平李師道縛盧從史服王承宗擒吳元濟武宗用李德裕定太原取上黨討澤潞禦回

鵠宣宗欲成先志克復河湟前後懲釐者凡幾而過
激則起變稱亂姑息則抗命留賦唐之府兵三變一
變爲曠騎再變爲藩鎮藩鎮之害則李崇請改鎮爲
州之疏不行也

五季 五季以兵強馬壯者得天下將而爲帝多由
軍士擁戴或劾推尊或獻畫日筆或倡帝業可成或
贊正位咸陽或裂黃旗加體俱兵不血刃無事于戰
其流弊蓋由于藩鎮之爲也惟莊宗不解甲十五年
定天下于十指而府錢不給軍士解體潞王掃清若
側剛愎不恤軍士悔心卒貽禍害以故姑息厚賚者

比比石晉反其所爲誅盜紙錢一幘遂定三鎮之亂
周世宗誅樊愛能何徽遂復江淮秦隴關南之地五
代一十二君五十三人將驕卒惰世促代更君子謂
之不成代

北宋 太祖以不戰有國且鑒五季之弊釋將士兵
權太宗岐溝一敗至終宋世莫敢有進窺燕朔者幸
寇公決策贊真宗親征不斬孤注乃成南北兩大其
後西夏小醜雖以韓范重望弗奏膚功謂本朝用兵
不及前代信矣是北宋有相無將

南宋 高宗以元帥繼絕中興一時名將張韓劉岳

而外尙多傑挺走兀朮清伊洛幾直抵黃龍而前后
沮撓于汪黃秦史諸奸僅得偏安及棄遼結金棄金
結元卽以文天祥張世傑開府臨戎勢不可支矣是
南宋有將無相

胡元 蒙古以力併土宇強桀務殺凡攻城臨敵敢
有一矢遺加者得卽屠之故其入蜀殺人無限攻汴
積骨如山卽伯顏一人屠城二百自鐵木真起自朔
漠至忽必烈稱位中土凡糜裂生靈共計一千八百
四十七萬有奇以是滅國四十滅夏滅金滅宋西開
欽察三萬餘里南攻日南交趾以至八百媳婦混一

身且卷一
十
華夷斯皆自古來所未有之慘烈也夷性狼鹿不顧
民怨不顧民變不顧民死盡不顧兵死盡強莫如秦
大莫如漢元兼有之然不百年之運

昭代 我太祖龍興淮甸驅逐胡元統一天下開以
南併北之首成祖三平安南七征沙漠搜踪馬冀南
望北斗超秦皇漢武之烈所奇者靖難兵入失國之
主能逃土木之變陷虜之帝再復武宗數出微行而
仇越西擒寘鐫守仁南擒宸濠無柏谷黃鬚之虞斯
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之事也而尤奇者張中以道
人而扶周顛以仙人而扶程濟以異人而扶姚廣孝

以上人而扶故成絕古異跡至戰法與從來者不甚相遠而火攻至我朝獨著永樂間張輔征交趾得神槍火箭正德間汪鋌求廣人之在佛郎機國者得其大小銃製萬厯間香山澳禦紅毛番得紅夷砲製爲一大變崇禎間又得西洋大小砲製崩山裂海又爲一大變神而明之百千其法遂貽攻戰之利于萬世

列國編

齊 春秋時齊桓公與管仲謀從事于諸侯也作內政以寄軍令分國以爲三軍一爲公里一爲高子之里一爲國子之里擇其賢民使爲里之君鄉有行伍

率長其制以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
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
令五家五人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
十人爲小戎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率連
長率之十連爲鄉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
率之三軍三鼓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
鼓且以田獵因以賞罰使百姓通于軍事春以蒐振
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
旣成令弗使遷徙于是同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
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患相

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守則同同戰則同強因起于五故謂之五家之兵戰則遇敵三軍皆戰謂有此三萬人足以方行天下一匡九合功蓋烈也迨戰國時則荀卿曰齊人隆技擊蓋謂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技巧取勝也曰得一首者賜贖輜金無本賞矣蓋謂其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戰勝亦不賞非有功同賞也故曰伺小敵之羸靡則可使偷竊當大敵之堅則渙然離耳與貸市井庸作之人而戰無幾矣是亡國之兵也在吳起時則

曰齊性剛其國富其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陣可壞則前可法而後不及也

魯 魯襄十一年初作三軍成公舍中軍作邱甲邱甲者邱自爲甲自是休少而從征多矣按古者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主御輕車出戰又二十五人炊爨樵汲守裝廩養主御重車守營二車共百人爲一乘又按八家爲井井八家也四井爲邑三十二家也四邑

爲邱百二十八家也四邱爲甸五百一十二家也乃
出一乘作邱甲使邱出一乘較之甸四倍以賦兵也
燕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
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
石雁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用作棗粟之實
是足食于民矣是國富而軍興有資也安樂無事不
見覆軍殺將之憂以秦不能遠攻而趙敵于其南也
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燕以全制
其后是不必戰而可屈人之兵地勢然也吳起曰燕
性恇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

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后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晉 晉初一軍至獻稍強分三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又作五軍晉襄舍二軍而爲三軍又曰晉惠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又使州長各繕甲兵晉文作三軍卻殺將中軍又曰晉陣三行則軍強矣魏絳請輸積聚以貸國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困人則國富矣所以三駕而楚莫能爭

秦 秦生民也墜隘使民也酷烈戰勝則厚賞使習以爲常不勝則刑罰以陵藉之有軍功者率受上爵

無軍功雖宗室不得爲屬籍凡獲五甲首者則得役隸其鄉里之五家故民之所以要利于上者非鬪無由也至商鞅民勇公戰則賞爲私鬪則以輕重被刑故民勇公戰而怯私鬪最爲衆強然皆干賞蹈利而無節制故曰不敵桓文之節制韓子曰商君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類與斬首之功相稱也而所據地形卷常山則抑天下之脊出三晉則撫天下之胸循江流不汗馬十日至楚扞關故曰居建飯之勢過秦論曰秦人開關以延敵六國

之師迴翔而不敢入是據重關之險而擊之者難也
吳起曰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
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
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
將可取

楚 楚武作荆尸陣也楚莊作兩廣又曰楚陣二
廣二孟晉士會曰楚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
君無怨讒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
行右轅左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此荆尸之效也樂書曰楚自
克庸以來其君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其君
之戎分爲二廣廣十五乘廣有一卒每乘百人卒偏
之兩二十五人而兩之也右廣初駕數及日中以至
于昏內官序屬其夜不可謂無備此兩廣之妙也荀
子曰楚人敝革犀兕以爲甲恰如金石宛鉅鈇鉞慘
如蓬蒿輕利漂邁卒如颯風此其邱甲堅利也汝潁
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登林絲之以方城此其
險隘固塞是兵強難戢也吳起曰楚性弱其地廣其
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

其氣輕進速退辨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取張儀
連橫則曰楚卒雖衆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則兵
弱易勝也又曰蜀地之甲浮汶五日而至郢漢中之
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清又楚之
受秦之戰也

吳 吳澤國多習水戰然夷狄不能車戰不曉中國
陣法楚巫臣爲晉聘吳教吳乘車教吳戰陣合晉率
楚而楚始疲吳闔閭教民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
而舍戰無不勝

越 勾踐返國生聚教訓二十年得君子師五千以

沼吳又云教其士臣三年于是故爲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投火而死不退又云教習流士四萬是會稽敗而人已空故多招流士亦一法也宋 宋襄曰君子不重傷不會二毛又曰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效古之爲軍正兵也世因其敗遂謂宋襄之愚

韓 韓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罍陽 令伯鄧師宛馮龍

湖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鶴雁當敵則斬堅甲楯鞬
參鐵幕革抉吸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破堅甲蹠
勁弩帶利劍一人可當百吳起曰三晉者中國也其
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
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
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又壤與秦錯范
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大行之
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可斷而
爲三地勢使然又秦戰韓之法也

趙 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十年趙武靈王欲備燕破中山曰重甲循兵不可
以踰險遂教民胡服騎射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
至胡中闢地千里中國胡服騎射蓋始此也故燕粟
服欲乘趙曰趙民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樂間曰趙
四達之國其民習于兵不可與戰必其騎射善也

魏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上身一披
胸背者髀禪一蔽股間者脛繳一纏足膝者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糧于
身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謂除其
戶役給其便利之處不征徭也然氣力數年而衰而

復利未可奪改造不易用也故地雖大稅必寡兵強而國不富也故荀卿曰危國之兵而南與楚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西與韓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附四戰地也而又畏水秦張儀曰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又受攻之危也當吳起將魏兼車五百乘騎三千破秦五十萬先戰一日令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吳起又爲魏置六花陣分七軍每戰七

軍俱用

孫吳 吳乘中原多故提兵轉鬪拓地江南恃長江以爲固固爲得計然不能扶漢而且合操破漢則亦漢賊之雄耳人但知目曹操之爲賊而不知孫權之罪爲尤甚也

曹魏 曹操以狙詐百出挾天子令諸侯降張繡斬呂布走馬超公路本初輩相繼夷滅用兵鬻鬻孫吳洵不誣矣故其詞曰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漢室至今乎則亦功之首罪之魁也然謂己爲文王至臨終區處分香賣履語及細微而不及于

僭篡蓋欲借此自掩而不知千古下已爲人所勘破
神奸曷逃筆舌哉

前趙 劉淵以匈奴屠各乘晉自殘倡亂汾陽轉畧
幽并至命將四出能分遷平陽以窺洛能得地勢誅
沉男女者則知愛民素服迎師則敗而知警宜其首
于五胡也至昭惡祭殺降誅冲屠戮似能撫御將
矣而石勒殺彌以其眾配直言注意遽囚大將謂何
謂長安劉琨宜先曲陽小不勞眾似知先後緩急矣
然晉西據關中南擅江表王浚劉昆窺寄肘腋石勒
潛據趙魏曹嶷逞王全齊李雄奄有巴蜀而營宮作

殿忘于戎事謂何曜改漢稱趙擒滅多雄遂撫克盛
之軍屈張茂于不戰灌石生以決堤成武籌畧似勝
前人而一觀之費足平涼州西宮冷州可吞巴蜀復
蹈聰轍已失甚矣況沉酣樞戰大犯軍忌爲人所擒
又何足語哉

後趙 石勒以上黨之羯容謀于賓倚勇于虎遂成
狂圖其于兵也千里襲幽以火宵行假附急擊雞鳴
奪食則善用急欲并伏利僞罪往奔欲圖王彌斬敵
稱救取信王浚贊叛逆首則善用誘尊張賓爲右侯
別衣冠文物爲君子營則善于用人執苟臨以爲司

馬擒鄧攸錄置參軍獲游綸使作主簿縛未杯用制
鮮卑則善于用仇爾懲敵餌爭物而敗遂故掠城父
還以誘敵因人餌而轉以餌人也石虎雖多克伐皆
恃積威無足數者惟勅麻狄曰受降如受敵卒破段
遼之詐誠爲可效然誅殺過慘則可戒也

前秦 苻氏挺少付之符肇龍驤之運相王猛而謀
將羌蚝而戰西服六十餘王止馬栖鸞獻歌成頌較
數奸雄莫之與比據其成賞固宜圖統一未可厚非
但晉有人焉忘王猛遺言拒眾人之諫投鞭斷流已
輕試于一擲况前入西域之師國之精銳與俱外還

內喪寧垂哀之不從中乘釁乎卽苻登鏗刻死休長
鈞大陣亦無益矣

後秦 姚弋燒當之族弋仲効勇于趙襄能獻忱于
晉襄盡力襄登僅勝殘苻亦未可爲雄興當可爲之
會而得馬賜涼任輕于得檀虛聲借仗鼓禍于勃勃
襄知燕秦相弊有坐制之機興不聽尹昭使僭檀蒙
遜自相攻殺爲一舉得二之計何前后之不一哉然
襄登輜重燒吳淮積任叛何羅復厚惡地推心新附
賞諫松忽少配佛嵩加贈戰亡葬復士卒用人之法
又俱可觀矣

西秦 乞伏以鮮卑旋宏于熾弊常用詐餌敵而人
輒中之亦有僥勝以几亡而已輒更之而父子異國
能爲俘能爲奔能使人歸服能使人勿殺深于詭也
然人生我而斃之恩我而亡之宜喪不旋踵矣

前燕 鮮卑慕容廆勤王斬津并吞二部使忠義彰
于本裏私利歸于其國亦巧于興復矣而撫恤流亡
擊取弱小至人多十部亦能得人矣至識素怒廷軍
無法制之可圖獨犒宇文一軍以疑恣則用兵之一
節耳若孰知二虜恥敗而再至使還詐降以覆趙儁
還劍妻母以降劍贈復戰亡以用士障知晉勇于乘

退故設餌以釣皆能用兵矣而凌海討仁則孰失親
三五發兵則傷失民抑賞不行則睚失將士數者自
足亡國寧俟垂往哉

後燕 步搖慕容垂之垂亂再興也豎張于鄴郡其
戰也襲飛龍鼓鳴則合擊攻苻不則引漳以灌鄴知
翟真無志則緩擊使自散欲離永之勢則遲進使分
備一敗皆摧則破救以潰守智矣然知牛船遡流使
敵疲弊而不能雇已士之疲知深伏隱澗僞退以誘
承而不知魏師西渡乃羸形以示驕何自行之而自
蹈之也寶能出宮人珍寶以募士用沒根號令以敗

魏而徒恃河水未合不以重兵斷後恐魏追及使軍士盡棄袍杖古今來有是走法哉盛雖忽召李旱旋師而復遣使敵弛備則亦巧黠無比而卒用段璣親仇致變其與熙聽婦言而不克還師遂將陷而不許將士先登俱可訾矣

南燕慕容德以分崩雀起之虞善于用弱知魏利戰則石還知郟恒懼則別徙知主客勢翻則遠避卒能據全齊撫五州以弱爲強也所謂先定中原后飲馬長江懸旌隴阪雖未能如其志亦庶幾其可矣惜超掠晉補伎以挑隣怒違衆憑勇而忘守峴使險爲

敵有宜其興也甚艱其亡也甚易矣

北燕 馮跋雅稱度量然幽聘臣之執節來勛親以
逆盟則非矣然稍能愛民足希小康宜昌後于魏也
前涼 張軌以明經美官兼時跨羅雄州外托臣以
自安假稱制以自快至國危無親赴之兵幽代無能
入之人后又虐用其民國統遂斷可知詐暴之不終
矣

後涼 氏呂婆樓有功于秦至光因亂擅命使梁熙
納楊翰之策張大豫從王穆之言雄據涼州堪稱王
伯之才而后以猜忿來三方之阻兵沒喪貽謀至數

傳構亂將光之樹國未若父之樹人

南涼 禿髮烏孤之業終傾于倖檀義親熾馨而莫弭其怨威臣守蒙遜而翻益其敵術僅足以愚姚興而東苑之殺已召樂都之亡韋宗所謂五經之表復自有人者反見覆于雌伏之虜也

北涼 胡沮渠蒙遜有權智然險著于陷凡禮疏于對使

西涼 巴氏李暠才明治濟文雅心懷本朝偏安巴蜀仗義勤王宜其啟後于唐也

夏 屈丐勃勃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之所封

植不思樹德強隣乃結怨于蠕蠕肯德于姚興且坑殺士卒動積京觀甚于后趙尤爲可戒然不貪一城遊食疲敵埋車塞糧斷水破奚乘掠掩難未定擊興僞退擒宗料定難取而俟其子知裕克泓而圖之于返用計料敵亦一時之傑也若昌胤而無謀好勇輕進爲人所讖而擒奚足齒哉

元魏 魏初起代苻堅易之曰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強則退燕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馳驅若飛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疲弊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則一鄙其弱

一稱其強也然拓跋什翼犍獲射目而不罪曰彼各爲主則知用法矣舍中山而先邪則知難易矣善輕騎羸形誘夏入掠使卒奔敵詐言糧盡則知用弱用間矣然而所過赤地則毒之甚者宏能以指彈碎羊膊骨而讖傳承期爲文武全姿亦差可耳

北齊 高歡以奸詐之徒始剪馬于爾朱之謀後奮拳于拔允之難一以取信一以釋疑也後以配胡激六鎮討步稽落激軍士而再留者三揣蔑首宴會而軍人休一日一夜三百里至而師出復止者四

北周 宇文泰籍民之有材力者爲府兵蠲其租稅

以農隙講武閱戰陣馬畜糧精大家供之合爲百府
以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爲可擊望高洋軍容嚴盛
而旋師亦可謂知進退存亡者矣

柔然 卽蠕蠕姓郁久本韃韃類性刻忍少有忿爭
則彎弓相射而勇悍善戰則與諸女直同晉時始強
初柔然社崙立陣法百人爲師師有長千人爲幢幢
有將臨戰先登者賞以撈獲怯怯者以石擊其首殺
之侵元魏刁雍曰北敵悍愚同于禽獸所長者野戰
所短者攻城苦以所短奪其所長則衆不能成患雖
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

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餓食足是以古
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由倏忽
無常故也又曰于近狄北築長城卽于要害往往開
門造小城于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
守有兵可捍旣不攻城野掠草盡則走終必懲艾今
民堡所由設也後不惟野掠而攻城則亦有變矣